



□孙葆元

有人说《东京梦华录》是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这是有道理的。《清明上河图》中被房廊帷舍遮挡住的东西，在《东京梦华录》中都得到阐释，《东京梦华录》叙述的盛况在《清明上河图》里都得到再现。区别是，《东京梦华录》记叙的是汴京城，而《清明上河图》记录的是汴京城外。如果走进历史深处，就会发现二者颇多差异。

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时，正值北宋盛世，市井中人安详，国家的危机在后头，画面是表现不出来的。《东京梦华录》写成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距离北宋覆亡已过去20年，再叙当年繁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即使今天我们读着这些文字，感叹那个物华天宝年代的时候，心头也难免有几分怅然。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打碎了给人看，当年的汴京美轮美奂，当它以一片残梦落在纸上，我相信作者是以这样一种形式对他心中的那座盛都进行吊唁，透过这些文字，读者也有伤怀之情。

绍兴十七年的临安与毁于战火的汴京不可同日而语，怀旧寓意着某种讽今，这是统治者心中的隐痛，当时的“官掖”只是临安府的衙门，宋高宗就蜗居在那里接受大臣们的朝圣，还不如他封王时的府邸。怎奈满朝文武，乃至全城百姓都是从汴京逃过来的，旧情挥之不去，难免要对比。《东京梦华录》的诞生，是那个时代对它的期许。所以作者隐去了真名字，孟元老是谁？史籍中没有记载，史家猜测：一位是领了宋徽宗圣旨，在汴京修筑艮岳的户部侍郎孟揆，还有一位是开封府的孟钺，都没有实据，只是在孟姓人家中推测。古代文学中确有几位留下旷世著作却隐去真姓名的作家，《金瓶梅》是另一例。兰陵笑笑生是谁？从明朝至今，引得无数史评家翻遍了临清县的户籍家底。然而，名著归谁并不重要，这件事起码透露出一个信息，著作者是为了避嫌、避祸、避扰或者躲避什么。须知，《东京梦华录》诞生前二十年，北宋的徽钦二宗被金人掠去，连同那个如梦如幻的朝廷一同成为瓦砾，一旦把它诉诸纸上，会有什么结果？

有一点是明确的，孟元老是北宋流徙临安的移民，从开封逃到杭州，他熟悉京城的城市布局、人情风俗、节庆活动，在书中才有那么精准的记录。他不会是朝廷高官，大抵高官没有那么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他也不是混迹于市井的走卒，那帮人没有这么精致的笔墨和对一个城市如此恋恋的感情。北宋已经是一个文化社会，大量文化人聚集在酒楼茶寮，与商人、歌妓、下层官员浑聊的并不是优美的宋词，而是国运。金人兵临城下，汴京城门紧闭，宋徽宗下诏向全民求对策，一时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议朝堂，争论的结果是投降派占了上风，一番“纳贡”之后，金兵撤退，宋徽宗喘出一口粗气，他认为他的外交奏效了，翻脸就打压

主战派，茶寮中就有民谣传出，“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东京梦华录》不是写市井情绪的书，市井情绪却牢牢地附着在靖康元年和靖康二年的市井风物中，即使是生平优雅的年代，当它成为追忆，也为逝去流下一把辛酸泪。于是宋词不再优美，在酒楼茶寮里变了味，变得尖酸刻薄，请看这首《滴滴金》：“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招是骆宝王，并洛阳年少。自讼监官并岳庙。都一时闲了。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中国文化有“一言难尽”之慨，也有“一言道尽”之妙，《东京梦华录》有着忧国怀旧的画外音，它的作者黯识世道，隐姓埋名也就可以理解了。既然人家不愿道出真情，何必苦苦追寻？

曾经有一份宋徽宗宣和七年宋廷向金国进贡的礼品清单，从中能看到《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描绘的那些商店里看不到的东西，北宋制造的商品有：御马、涂金银鞍辔、象牙玳瑁鞭、涂金八角饮酒斛、涂金八角银瓶、涂金大浑银香炉、著色绣衣、果子笼、蜜饯、芽茶……从陈设品到衣饰，再到特色食品一应俱全。纳贡也是隆重的，朝廷派出八十人组成的仪仗队，由在京各司任职的官员领队，队中有副使、都督、医官、随行指使、译语指使、礼物祇应、引接祇应、宣抚司、翰林司、鸾仪司，甚至带去制造工匠，由虎翼兵、宣武兵护卫，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从汴京启程向金国首都进发，毕恭毕敬，不敢有半点闪失，庄重背后却透露着奴颜婢膝。

然而金人是长着双腿的，靖康年间的那次解围没过多久，贪得无厌的他们又回来了，因为他们觉得宋朝的东西太好了，也太容易得到了，这次他们把汴京围了个水泄不通，开出了一张更大的清单，索要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绢缎各一万端、牛马各一万匹，这些物资虽不能把北宋掏空，也着实割了一块肥肉。金人仍不罢休，还要再割太原、中山、河间三个地块归他们，这就让北宋朝廷支离破碎了。除了主权掠夺，更有精神侮辱，胁迫宋皇尊金主为伯父。宋徽宗颜面扫地，他没想到，一个小聪明竟引来如此奇耻大辱！没有办法，索性金蝉脱壳，把这个辉煌的座位让给儿子。钦宗继任，仍然缺乏一个朝廷有效的硬度，派使臣反复交涉，苦苦哀求。越是这样，金人越是放肆，那年宋天子的春节是在恐慌中度过的，初五日，索良马七千匹出城；初六日，虏索兵器出城；初九日，虏索河北、河东守臣家属出城；十四日，竟放火烧了吏部和刑部大堂；二十四日，放火烧了名刹开宝寺；二十五日，把国子监全部藏书拉走；二十八日，把宫廷所藏古器掠走。此时，开封府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金人准备更大的劫持，把赵宋皇家成员一个不留地劫持往北方，但是他们不认识那么多皇室宗亲，开封府为他们提供了一份完备的名单，从皇子到公主，连同亲戚、数千宫女，一个不留地迁往风雪之中。繁华之梦坍塌了，距离那个歌舞升平的“东京梦”只两年时间。

宋高宗赵构侥幸逃出了这一场劫难，对于北宋的繁华与陨落心知肚明，所谓“家天下”到了他这里荡然无存，既没有收复之志也没有复仇之心，他选择了偏安，一面是柔媚香软的繁华，一面是低眉媚笑的卑躬。然而对主张抵抗者的打压一点也不手软，岳飞是一例，这是禁武，言论上也不含糊。绍兴年间有一位叫李浩的，向宋高宗呈献了一部《同愤录》。这是一部记录靖康国耻的书，目的十分明显，就是提醒他勿忘国恨家仇，没想到宋高宗看后十分震怒，不仅烧毁其书还抓起了献书人，多亏他的母亲韦贤妃出来说话，李浩才免一死。以后这部书隐匿一百余年才面世，那个叫孟元老的人生活在如此环境，岂敢披露真姓名呢？

□滕长富

随着年龄增加，越来越喜欢独处，喜欢一个人平心静气坐在书房角落，翻弄那些经年累月间一本本买回又整齐有序排满书橱的新集旧刊。真的，在故纸书香里回味那些陈酿般的淘书往事，实在是一种无可言状的幸福。

自迁居，济南商埠区去的就少了，不单是中山公园书市，就连公园北门浓荫密植的经三路也很久没有走过了。那家曾经让笔者为之流连忘返的济南古旧书店，就在这条路上。抗战前，爷爷在老济南经二路隆德祥鞋铺当掌柜，那张穿长袍戴礼帽文质彬彬的照片就是在经三路上的皇宫照相馆拍的。

济南古旧书店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山东第一家公私合营的古旧书店，它最初在泉城路上，后来因基建拆迁，移址到经三路与皇宫照相馆为邻，除了销售经营外，还有收售古籍旧书的业务。据统计，该店自建立以来，曾收购到36万部（册）古旧书籍，其中有填补国家空白的宋元版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康熙磁版《嵩庵闲话》及廿四卷手抄本《聊斋志异》等。鼎盛时期，一些驻济单位、大专院校甚至用地排车去采购图书。2003年，因旧书业货源逐渐短缺，加之书店人员变动，这家古旧书店不得不关门歇业，虽然后来一度在山师大西临、山大南校区重新营业，亦搞过几次展销活动，但已然没有了往昔繁华与热闹的气氛，没有了那些不期而遇的书友们。

或许，经三路上的那家国营古旧书店，曾经“奢华”的淘书时代，给济南爱书人留下太多的眷恋与印痕。那些淘书的往事如今依旧在藏书圈里被津津乐道，说当年经三路济南古旧书店曾成就过一批人，如以收藏乡邦文献见长的藏书家周晶先生、以新文学版本起家的文史学者赵晓林、已故民国期刊收藏家张惠民等，均曾受惠于济南古旧书店。晚报许志杰先生是山大学子，古旧书店中原山大副校长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藏书他买走大多，后来其专著《陆侃如与冯沅君》对此多有提及。还有一位唐山“大老李”，与他有关的购书往事更值得提一提。早年，在古旧书店里藏有一套精刻本《十三经》，该书系张宗昌任职山东时，交由潍县王寿彭主持刊刻。据说该书为非卖品，当年只印了二百部，并且在每一部书上都写有编号，因此这套《十三经》珍贵异常，历来为收藏家们渴望拥有之上品。笔者最早是从山大沙嘉孙先生那里了解这套张版《十三经》的，沙先生师从王绍曾门下，著述等身，是一位版本学专家。沙先生回忆，早前他曾建议山东省图书馆买下这套善本，当时省图也派人去济南古旧书店看过，后来可能是因为经费问题没有顺利购藏。时过多年以后，这套《十三经》最终被慧眼独具的“大老李”买下，随后背到北京中国书店拍卖会上拍了。

现在，不光是济南，全国各地的旧书店多因书源匮乏而朝不保夕。自从经三路古旧书店关门后，笔者没有再去过。前一阵子，要去老商埠区赴婚宴，先是要到中山公园书市转一圈，无非是见见熟人，唠几句嗑罢了。看时间尚早，笔者遂决定再到经三路这条老街上，寻访曾经亲切又熟悉的济南古旧书店。

出公园北门东行约百米，远远就能看见掩映在粗大法桐树后面的书店旧址。济南古旧书店坐北朝南，占用的是一座老掉牙的二层小楼。一楼是紧靠马路的门头店，二楼是办公及库房。走至近前，发现这儿不知何时又改造成平价书店了。门店西侧是书店的后门，地上那几块有年头的青石板依旧光滑

闪亮。从巷口望去，那两扇嵌着铆钉的铁皮门半开半掩着，往昔从这里进进出出买书时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2001年，济南古旧书店曾经搞过一次庆“七一”解放区文献展销，自此，笔者开始知道这儿出售根据地出版的红色书刊。虽然那时工资少得可怜，但爱书之切还是东拼西凑、节衣缩食地偷偷买回家一点“宝贝”。再后来渐渐听人讲，门店卖的都是别人挑选过的，有关系可直接到书店二层小楼的库房选书。为了能跟书店里的工作人员搭上关系，笔者决定去闯一闯。开始时每个周末几乎都泡在那里，聊天多于买书。先是认识了一个姓张的店员，经他引荐，又逐步认识了一把手王强经理。王经理个儿不高，黑黝黝、胖墩墩的，虽少言寡语，但一笑却像个弥勒佛。据了解的人讲，他是济南新华书店屈指可数懂古籍版本鉴定的行家里手，曾专门到北京、天津等地培训学习过。记得那时为了能打动王经理，除去经常光顾书店外，还刻意把发表的豆腐块文章拿去给他看，早上店里开门后，我俨然店里的员工，跟着一起拖地打扫卫生。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大概过了个把月，一天王经理终于在抽屉取出钥匙，让副经理陈伟带笔者踏进了那个朝思暮想又神秘莫测的书店库房。此后，在那个位于二楼楼梯东侧，充斥霉味又昏暗无光的库房里，笔者先后买到多种现在看来都是顶尖的红色文献藏品，如1942年延安抗敌协会出版的《谷雨》杂志、延安鲁艺创办的《草叶》杂志；1941年在晋西北根据地出版的《前线音乐》创刊号、1945年苏中版《毛泽东选集》，以及各根据地不同时期出版的多种革命历史文献。

一来二往，随着交流了解的深入，笔者与王经理逐渐成为朋友。2003年，由于王经理工作调动，济南古旧书店也不得不关门歇业了。笔者闻听此事，急忙请假并约了几个要好书友，想为王经理送送行，但他没有接受邀请。大约两周后的一个上午，王经理忽然打电话来，让去趟古旧书店。笔者匆匆赶去，被带进那间昏暗的库房，王经理从东排书架下取出一个纸箱说：“这是店里唯一的一点革命文献书籍了，为使这些书更好地发挥作用，并保持其完整性，经店里商议决定把这些书转给你，希望这些藏品在你手里能发挥点作用。”现在每每想起这段往事，对于亦师亦友的王强经理，那种精于业务、提携后进的君子之风，心下依然念念不已。正是有了他的鼎力支持，这些珍贵革命历史文献，从2005年至2021年的十六年间，先后在省内外十几次大型展览活动中亮相展出。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如今，再次站在这座人去楼空的院落里，环视着那座老态龙钟的小楼，笔者试图寻找当年一些熟悉的影子，哪怕是爬满院墙角落的丝瓜藤蔓，或者邻居那只过墙偷嘴的花狸猫。走向二楼的楼梯扶手已然锈迹斑斑，西南角的那间正在装修成办公场所的库房，似乎还有古籍旧书的霉味儿，但此时此刻这股味道，无论如何也让笔者讨厌不起来了。二楼西北角上那间紧紧关着的办公室门，锁头也织起了蜘蛛网。没错，当年王强经理就是在那个房间里，烧开了甘冽清澈的泉水，泡上香气四溢的绿茶，与书友们纵论古籍，畅谈收藏。人生快意，莫过如此！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忆海录】

怀念消失的古旧书店